

王雲五主編

人人文庫



樞府春秋

齊憲為著

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

齊憲爲著

樞府春秋

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

編印人人文庫序

余弱冠始授英文，爲謀教學相長，並滿足讀書慾，輒廣購英文出版物。彼時英國有所謂人人叢書 *Everyman's Library* 者，刊行迄今將及百年，括有子目約及千種，價廉而內容豐富，所收以古典爲主，間亦參入新著。就內容與售價之比，較一般出版物所減過半。其能如是，則以字較小，行較密，且由於古典作品得免對著作人之報酬，所減成本亦多。

余自中年始，從事出版事業，迄今四十餘年，中斷不逾十載。在大陸時爲商務印書館輯印各種叢書，多厲廉售之意，如萬有文庫一二集，叢書集成初編以及國學基本叢書等，其尤著者也。民五十三年重主商務印書館，先後輯印萬有文庫薈要，叢書集成簡編，漢譯世界名著甲編等，一本斯旨。惟以整套發售，固有利於圖書館與藏書家，未必盡適於青年學子也。

幾經考慮，乃略仿英國人人叢書之制，編爲人人文庫，陸續印行，分冊發售，定價特廉，與人人叢書相若；讀者對象，以青年爲主，則與前述叢書略異。本文庫版本爲四十開，以新五號字排印，與人人叢書略同；每冊定價一律，若干萬字以下，或相等篇幅者爲單冊，占一號；超過若干萬字或相等篇幅者爲複冊，占二號，皆依

出版先後編次。每號實價新臺幣八元，一改我國零售圖書向例，概不折扣。惟實行以來，發見間以萬數千字之差，售價即加倍，頗欠公允。研討再四，決改定售價，單號仍爲八元，雙號則減爲十二元，俾相差不過鉅。又爲鼓勵多購多讀，凡一次購滿五冊者加贈一單冊，悉聽購者自選。區區之意，亦欲藉此而一新書業風氣，並使購讀者得較優之實惠而已。

抑今後重印大陸版各書，除別有歸屬，或不盡適於青年閱讀者外，當盡量編入本文庫。同時本文庫亦儘可能搜羅當代海內外新著，期對舊版重印者維持相當比例。果能如願，則本文庫殆合英國人人叢書與家庭大學叢書 Home University Library 而一之也。

韶光荏苒，今距本文庫創刊時恰滿三年，出版書號已達一一一〇，冊數多至七百三十，間有極合本文庫性質，徒以篇幅過多，不得不割愛者，深覺可惜。幾經考慮，決自本年七月，即創刊第四年之日開始，於原有單號及雙號之外，新增特號一種，凡每冊自三百五十面至五百五十面者，一律作爲特號，售價定爲二十元，俾本文庫範圍益廣，而仍維持定價一律之原則，當爲讀書界所樂聞也。

中華民國五十八年六月三十日王雲五識



作者簡介

齊憲爲，字作之，江蘇武進人，六十歲。
曾任總統府科長、江蘇省銀行稽核處長，
審計部協審、總務處長、參事等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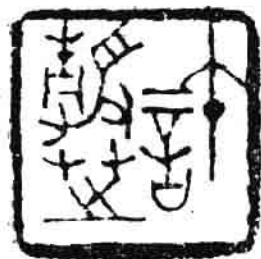
樞府春秋序

國民政府成立於民國十四年七月一日，而於十六年四月十八日奠都南京，翦除軍閥，完成統一，試行五院之政制，樹立訓政之宏規，中經北伐、勘亂暨全面抗日諸戰役，一度遷都洛陽，再度遷都重慶，艱辛締造，劫難重重，凡茲用兵施政之大端，已儘多傳世資料，足供史家參考，而國民政府本身之故事則尙鮮翔實之紀錄。予自南京奠都之日起，以至民國卅七年訓政結束憲政開始，始終濫竽樞府文書，抱牘奉侍，先後親沐國民政府五常委林故主席暨今總統 蔣主席之督察訓勉，滄桑遍歷，甘苦備嘗，祇以筆墨荒疎，記憶力日益減退，迄無撰述，正深慚惶，適老同事齊君憲爲以手寫樞府春秋見示，並問序於予，予悉其所著非關於國民政府統一建國之大計，而側重於府內掌故足補現行刊物之所缺，狂喜展閱，一若往昔盛況歷歷呈現目前，遂不自覺而引起回憶。追維國民政府之興起，自應歸功於元首，元戎之睿智神武，暨所率文武輔弼之巨助丕績，而

樞庭椽曹之表現，亦有其不可隱沒之特點：朝氣蓬勃壯志浩然，其一也；必勝必成，信心堅定，公爾忘私，熱血沸騰，惟一以革命救國爲職責，其二也；親愛精誠，同甘共苦，其三也；犯難服勤，爭先恐後，其四也；操守清廉，人人以弼成廉潔政府爲己任，其五也。而此樞府春秋執筆之齊君，固承辦財務之主管，亦即矢行樞庭廉潔目標之重心。光陰如駛，倏忽二、三十年，繼抗戰勝利之後，慘罹滔天共禍，大陸沉淪，匡復有待。今應如何重振朝氣，再結精誠，秉當年効命國民政府之忠悃，淬礪奮發，光我華夏，責在吾人。爰弃數言，期有以振醒時流而自勉焉。

中華民國五十八年七月

許崇智



樞府春秋

齊憲為著

前言

從民國十六年，國民政府奠都南京到現在，忽忽已三十多年了。在這三十多年中，我親見北伐成功，統一全國的蓬勃氣象；也親歷日寇內侵的驚險場面；以及抗戰勝利後的歡欣鼓舞！乃至重又橫遭赤禍，弄得大好河山，遍染血腥。緬懷往昔真是不堪回首！

至於多年來的宦海浮沉；人事演變，當年不可一世的風雲人物，有的墓木已拱，有的寄寓臺島老病年年，撫今念昔，似幻似戲，真是富貴榮華，無非黃粱一夢！

筆者以少青之年，獻身仕進，迄今百無一成，而歲月不居白髮頻添，能勿感慨系之！久想在公餘之閒，就記憶所及，把往年目見樞府內外的軼事趣聞，寫供同好作茶餘酒後，談論之助。信筆寫來，無關國家大計，不過白頭宮人閒話天寶遺事，聊供讀者一粲，以資談助而已。

丁家橋時期國民政府

中華民國十五年七月九日 總統蔣公就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，在廣州東校場舉行北伐誓師

典禮，國民政府中央黨部代表吳敬恒授旗。出兵以後，真是旗開得勝，馬到成功。七月十日就克復長沙，八月十七日克復武昌岳陽間的天險汀泗橋，九月六日克漢陽，十月十日克武昌。

十六年二月，廣州國民政府遷駐武昌，十六年三月廿九日，克復南京。中央監察委員會舉發共黨破壞革命，謀害國本逆謀，決議非常緊急處理案，組織清黨委員會，厲行清黨，一面明定南京爲首都，昭告中外。十六年四月十八日國民政府奠都南京，從此開創了國運的新頁。

南京國民政府的第一任主席是胡漢民先生，但因虛懸名義並不在南京，且爲短時暫，故知前者不多。當時府內組織簡單，以秘書處爲中心，鈕永建任秘書長，主持一切，大小職員祇有三十人，後來增加到七十餘人。府內工作由秘書領組，當時幾位中心人物是許靜芝先生主機要；王惜寸先生主文書；楊熙績先生和朱文中先生主總務。副官處更簡單，附屬於秘書處，中心人物是副官蕭芹，管理警衛等事。國府地址在城北丁家橋省議會原址內，洋式建築，有一圓頂禮堂，頗爲美觀。後面空地甚大，種有菜蔬黍米等物，缺少花木佈置，有如一箇菜園。

國府委員會，常備西餐招待，可是備的多吃的少，職員們常得分餐一份。府內也備有幾輛汽車，乃高級人員，或因公時所用。車前綁一小旗，有「國民政府」四字，乘此出入城門，不獨可免檢查，衛兵還會向車中人舉槍致敬。職員出入國府門禁，都佩有「國民政府職員」字樣的紅綢小條一枚，以資識別。因軍事甫定，秩序未復，佩此小條，乘坐火車，來回京滬，都可免票。其

後秩序復常，就規定必須使用軍警半價票，職員出入，也改用證章了。

國府初度改組

十六年九月十一日國民黨寧漢滬三方各派代表共廿五人，在上海假伍朝樞的公館開會，公推譚延闓爲主席，會議三天，決定組織中央特別委員會，代行中央執監委員會職權，十五日發表宣言，團結黨內，繼續北伐。廿一日國民政府發表通電，敦促 蔣公再起。而 蔣公辭職返甬後又赴日本遊歷四十多天。到了十一月十日方才回國。十二月一日與夫人宋美齡女士在上海結婚。十七年一月四日進京呈報復職。一月十八日特任北伐軍總司令，繼續北伐。

十七年二月國民政府改組，設置委員會及五院，並推譚延闓、于右任、張人傑、李烈鈞、蔡元培爲常務委員，譚延闓爲主席。於此國民政府又重開新頁，府址也由丁家橋搬到了大行宮。就是今後國民政府的所在地。

府址剪影

這所府址，原是前清的撫台衙門，據說還是太平天國時的天王府。地盤廣大，房屋櫛比，鼎革後督軍衙門時代又加建洋式辦公廳，乃是一所中西合璧千門萬戶的大院落。內有東西兩花園，

東花園就是行政院院址。西花園是軍事委員會和參謀本部的辦公所在。各有大門出入，內部則互有邊門可通。東花園早已有名無實，祇有房屋沒有花園了。至於西花園正式名稱應爲「煦園」，還保存著古色古香畫棟雕樑的宮殿式建築，假山荷塘，樓台亭榭，應有盡有，佈置精巧，別具匠心。著名的天發神識碑石刻，就在此園之內，經常有人入園摹拓，但因原係斷碑，雖有廊欄保護，歲月一久，早已剝落模糊了。

園中池塘很大，四周用磚砌成，岸線彎曲有緻，像一長方形的樹葉，池中艤一石船，船艙爲宮殿式雕欄，艙內有一橫額，題「不繫舟」三字。此舟乃當年宴飲歌詠的佳處，可是一池死水，遇到乾旱燠熱天氣，燠臭難當。假山佈置曲折玲瓏，「印心石屋」石刻，藏在假山洞中。昔年曾有同事李君，與未婚妻在山洞內談情說愛，當時風氣未開，衛士見到，認爲有違紀律，報告上峯，弄得文武員工，多來圍看熱鬧，笑話一場，可是就因此促使他倆趕快結婚了。

花園後身，原有小小花神廟一座，國府遷來不久，就把它拆去。記得廟前池旁，有垂絲海棠一株，枝幹蒼勁多緻，花垂朵朵，隨風輕颺，美艷絕俗。筆者每天飯後，常偕二三同事，散步花下，徘徊欣賞，流連忘返。回想當年情景，歷歷在目，不知這株垂絲海棠，在魔掌之下尙能開花否？

內務雜談

改組後的國民政府，合併了武漢政府一部份人員，被裁的當然很多。幕後主其事的是楊熙績先生，名單發表時，人頭擠擠，有如學生看榜，榜上有名的，安心留任，榜上無名的悄然離去，默無一言。蓋當時尚保存着一種合則留不合則去的君子作風，要在現在，如不發出一筆滿意的遣散費，定會鬧得不亦樂乎。

寧漢合作後，國民政府秘書長，爲連聲海先生，繼由呂苾籌先生代理，譚主席不常在京，府務多由李委員協和（烈鈞）代理，竟有很多人但知有李不知有譚的，因此外間來文，也多有寫成李主席的。這時因蔣公復職，後方黨政協調，軍威大震，北伐進展，勢如破竹，十六年十二月十六日重克徐州。十七年五月克濟南，第三集團軍克保定，第二集團軍克河間，第一集團軍克滄縣。張作霖宣佈停戰，奉軍總退却。六月四日張作霖在皇姑屯被日軍狙擊炸斃，東北軍陸續撤出關外。七月十五日蔣公在北平西山考慮對奉軍辦法。主張和平統一，以至誠促使奉軍來歸，於是南京與遼寧之間，信使往返，協謀善後，終在十二月廿九日張學良、張作相、萬福麟等通電易幟，服從中央。從此全國統一，北伐完成。

十七年六月八日，第三集團軍入北京，更名「北京」爲「北平」。國府曾派楊熙績先生，前

往接收舊府院，帶回了一部份舊政府的職員同時也接收了鑄印、製章、印刷工廠，國民政府才開始自行鑄頒印信，製發勳章，刊行公報，這時的國民政府已熔寧漢和北京政府的人員於一爐。起初不無有些隔閡，日子一久，也就無分彼此了。

李協公主持的紀念週

譚主席的一任爲期甚短，大部時間是李協和代理。協公豪氣萬千，不拘小節，平常愛穿黃卡其布中山裝，馬褲，黑眼鏡，黑氈帽，我們遇見時，或向致敬，或不加理會橫衝而過，也不以爲忤。批改公文，多用大字筆。辦公廳裏設有臥床，時常食宿在內。

國民政府紀念週，性質非常重要，因爲政府的政治軍事外交政策和動向，多在紀念週上闡明，所以成爲新聞的源泉。某次紀念週上協公談到人員調動問題，他大聲道：「儘管調來調去，總離不了這五百尊羅漢」。這雖是一句諧語，倒頗有哲理，大體說來，多年來的政治舞台，你來我往，還不是五百尊羅漢在走馬換將嗎？

有一次何應欽將軍出席紀念週，何將軍任第一路總指揮，掃蕩京滬，克敵龍潭，厥功至偉。且每戰必勝，有福將之稱。協公就在紀念週上大加表揚，譽之爲「楚霸王」。按楚霸王的勇猛，盡人皆知，然烏江自刎並非成功之人，用來比擬何將軍，雖嘉其勇，殊不相稱，不過一笑而已！

又有一次協公在紀念週報告後，遍詢出席人員，有無話講，可不拘內容不論官階，隨意上台發言。當時有蜀將楊森的代表某君，上台致詞，方把來歷說明，協公立稱：楊森一再抗命，他的代表豈容在此講話，就走到講台中央，把此君擠到台邊，此君面紅耳赤，不知所措。而台下副官蕭芹，斥曰：「主席叫你下來，你還不下來麼？」場面的尷尬和緊張，令人膛目結舌。此君下台以後，馬上向協公陳明，原意所要報告的，正爲解釋誤會，表明楊森擁護中央之誠。協公至此，方知魯莽，亟與握手說：「我爲了國家不得不如此……」。第二天國民政府發表一道褒揚楊森的明令。

馮玉祥的草帽、大餅、和汽車

馮玉祥來到南京第一次參加紀念週時，穿着一套深藍布緊袖式樣別緻的軍裝，協公請他上台講話，馮手拿草帽，蹣手蹣腳，好像不勝謙卑惶恐的樣子，低頭彎腰走上講台後，把草帽放在地下，靠在講台旁的痰盂邊，在台上講了許多窮話，他說：「我這頂草帽祇值十七個銅板，所以不配放在桌上，祇好放在地上」。這種裝模作樣，莫明其妙的神情，看來真是好笑，論他的目的，無非想中央政府多補助他幾個軍餉而已。

某次一個名叫孫永貴的勤務兵（就是現在的工友），對筆者說，昨天晚上國府委員招待馮玉

祥在會議廳內吃西餐，馮玉祥在席上聲淚俱下，說西北的弟兄沒有得穿，沒有得吃，我在這裏看了這樣豐盛的席面，不免想起了西北的弟兄，心裏真是難過，實在吃不下去，叫人買了些大餅來充饑，弄得赴宴的人都不歡而散。

又一天在城南公共體育場開民衆大會，馮玉祥也去參加，乘的是一部卡車，坐在司機旁邊，幾個衛兵在後面車斗內，那時候卡車都是裝垃圾用的，社會風氣還很閉塞，士大夫不會願意坐司機台，更不肯坐垃圾車，在他無非想在民衆面前，表現出平民化和刻苦精神罷了，其實坐卡車消耗的汽油比小汽車還要多呢！

冤獄驚魂

協公在代理主席時期，有一次曾召見秘書處全體職員，按照名冊一一接談，見過的用大筆在名單上一點。這些職員中，本來有很多資深學優的人士，屈居下位，協公傳見後，一下就提升了七位科員和書記官改任爲處員，處員的職稱，是國民政府特有的（現在早已廢止），地位低於簡任秘書，高於薦任科員，就記憶所及，這七位是：彭昭賢、陳海澄、安劍平、湯增璧、黃琴、賀舜華、嚴壽民。這七位中的彭昭賢先後會歷任省府秘書長、次長、南疆省主席；陳海澄現任立法委員，湯增璧不獨國學有深厚基礎，也做過不少要事，協公的慧眼識人，又肯破格擢用，是值得稱頌的。

可是有一件事協公做來未免令人心悸，在七位擢升處員不久，忽然公佈處員陳海澄通敵，定於×月×日槍決，一面下令副官處把海澄先生拘留在衛士隊裏，一面要副官處籌辦將人犯遊街示衆後槍決。受命主辦其事的又是副官蕭芹。聽說棺材已經買好，只等次晨執行了。至於忽然發生這種奇事的原因，乃因衛戍機關查出一份與敵人秘密通信的文件，署名「劍秋」，「劍秋」是陳先生的別號，投郵地點，又和陳先生住址相近，因此推斷發信人就是陳海澄，即據以呈報國民政府處理。此事一發生，府內職員全體譁然。認爲未經審理遽判死刑，實爲亙古未有之奇事，無不力代奔走營救。

當時槍決陳先生的國民政府令稿已經辦好。那時秘書長連聲海，深感此案處理，過於草率，不肯簽署。協公大爲生氣，面謂：「你身爲秘書長，部下通敵都不知道，已經查出，還抗命不簽，這樣還當秘書長嗎？」連公終未從命，隨即掛冠而去。連公到任不久，和海澄先生一無私交，可能尙未認識，爲維持正義，愛護下屬，不惜掛冠以爭，古道熱腸，可敬可感，而連公竟從此未見顯達，並聞年前已歸道山，想來君子崇德，不會拍馬鑽營耳。

此事因秘書長的不肯簽署，而暫緩執行，那時許靜芝先生主持機要，得有機會爲之策劃營救，邀人連夜赴滬，請譚主席回京，一面分向各委員陳明原委。譚主席趕回後，協公就把令稿送簽，主席離京，係由協公代行，主席回京理當自簽，譚公在稿面慎重簽上大名後，很輕鬆地向協公

道：這事很重要，還是報告一下府會再發表吧！隨手將令稿收起。至此協公縱然固執，也再無理由可予反對。

於此，我們在這一小動作上可以看出譚公的政治風度和智慧，確實高人一等，也就能在這一簡單的小動作上解決哄動一時的大事。因為譚公如向之爭論是非，必生齟齬，如使用主席職權否決其事。協公必拂袖而去，釀成政治風潮，影響團結。如屈從協公之意，則國民政府違法失態，無以交代國人，所以大政治家的處理國事，全在潛移默化，不知不覺之間，這種學養，真是值得我們深思學習。就此亦可知譚公一生有如此的彪炳功業，也絕非偶然的了。

又有人認為譚公如能延壽幾年，幾次內爭和黨內糾紛，或可幸免，不至釀成，歷史也將重寫，這種看法！確有見地，但天不假年，又有什麼辦法呢？這是閒話，按下不提。

此事一經報告府會後，當然都會注意到法律觀點，決定交軍事機關審詢，當時實際的處理情形，已記憶不清，好像是由秘書處派員會審的，當時擔任記錄的是秘書處同事王大為先生。王先生事後告訴筆者，證據上的筆跡，有幾處和陳的筆跡顯有不同。不久就無罪釋放。後被胡院長漢民邀到立法院去任事了。現在協公的墓木已拱，而海老迄尚健在，筆者即此向您祝福了。

大堂比劍